

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續纂委員會編纂

第一卷

民間寶卷

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

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之五

民間寶卷

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編纂委員會編纂

# 民間寶卷

第一冊

黃山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 101, 民间宝卷/周燮藩主编; 濮文起分卷主编. - 合肥: 黄山书社, 2005.

10

ISBN 7 - 80707 - 295 - 4

I. 中… II. ①周…②濮… III. 宗教 - 史籍 - 中国 IV. 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7334 号

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編纂委員會

主 編 周燮藩

編 委 刁 勇 王 卡 王宇潔 王美秀 王俊榮 王熙遠 方廣錫

田文載 任 侃 任延黎 李采芹 汪桂平 沙宗平 沙秋真

余振貴 林國平 周俊旗 周燮藩 馬忠傑 馬壽千 哈寶玉

孫伯魯 陳俊峰 莫振良 梁義章 馮今源 張秀卿 黃殿祺

賈建平 楊大業 葛藹麗 蘇慶華 濮文起

《藏外佛經》主編 方廣錫

《三洞拾遺》主編 王 卡 汪桂平

《東傳福音》主編 王美秀 任延黎

《清真大典》主編 周燮藩 沙秋真

《民間寶卷》主編 濮文起

## 民間寶卷前言

寶卷是中國民間宗教的專用經典，是認知中國民間宗教、從事中國民間宗教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資料；寶卷又是流傳中國下層社會的一種通俗文學，亦是了解中國民間俗文學、從事中國俗文學研究不可或缺的珍貴史料。20世紀30年代以來，中外學者都對寶卷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搜集到著錄，從整理到研究，興起了一股寶卷研究熱，從而推動了中國民間宗教史與中國俗文學史研究，也帶動與深化了中國宗教史、中國文學史、中國農民戰爭史、中國社會史等學科研究。

### 一

『寶卷』一詞究竟起于何時？學術界至今尚未取得共識。有始于宋代說；有始于元代說；還有始于明中葉說；這是中國大陸學者的幾種看法。中國臺灣與日本、歐美等國學者的觀點，也大致與此相同。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寶卷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產物，其源頭可以上溯到唐代佛教的俗講（記錄這種俗講的文字名叫變文）。

所謂俗講，就是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講述佛經故事，也講民間傳說或歷史故事。講述時，有講有唱，講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韻文，因而深為當時群眾所喜愛。俗講不限于寺院，民間也很流行。唐代後期的俗講僧文淑表演

時，『其聲宛暢，感動裏人』。『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捨，瞻禮崇奉，呼爲和尚。教坊效其聲調，以爲歌曲』。20世紀50年代，王重民等先生編纂、出版的《敦煌變文集》，收錄了唐末宋初變文18種，可以窺見當時俗講之風貌。

宋真宗時，朝廷曾明令禁止僧人講唱俗講。於是，這一文學形式便朝着兩個方面向前發展：一是進入勾欄瓦肆，導致了宋元話本的勃興；一是繼續留在佛教寺院，演化爲『說經』，後又吸收了鼓子詞、諸宮調、散曲、戲文、雜劇等形式，最終形成了一種新的表現形式，這就是『寶卷』。其出現的時間，本人贊同鄭振鐸先生的觀點，即元末明初。那時的寶卷是佛教向世人說法的通俗經文或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世俗故事的藍本，僧侶借這種形式宣傳因果輪回，以弘揚佛法。現存元末明初金碧抄本《目連救母生天脫離地獄寶卷》，可爲佐證。

寶卷的出現與流傳，引起了民間宗教的注意。早期民間宗教因其尚未形成完整的教義思想，一般是借用其他宗教的典籍，如五門米道曾借用《道德經》，太平道曾借用《太平經》。後來，民間宗教在長期的發展演變中，又曾借用某些宗教如摩尼教的經卷。明朝初年，民間宗教經過千餘年的發展演變，其教義思想已趨成熟。爲了使自己的教義思想在民間廣泛傳播，民間宗教便採用了『拿來主義』的態度，借用寶卷軀殼，裝進自己靈魂。迄今所見最早的民間宗教寶卷，是宣德五年（1430年）刊刻的《佛說皇極結果寶卷》<sup>110</sup>。



然而，這祇是民間宗教中的個別現象，並沒有普遍意義。成化末、弘治初，山西王良、李鉞等人利用白蓮教起事，為官軍所獲，追出「妖書圖本」即民間宗教經卷共計8部<sup>23</sup>，沒有一部採用「寶卷」名稱，這就說明直到此時，「寶卷」還未成為民間宗教經典的代稱。

寶卷真正成為民間宗教經典的載體，始於明中葉崛起的新興教派無為教。其創始人羅清演述的「五部經」，即《苦功悟道卷》、《嘆世無為卷》、《破邪顯正鑰匙卷》、《正信除疑無修正自在寶卷》、《巍巍不動泰山深根結果寶卷》，其中後兩部名稱均帶有「寶卷」字樣，并于正德四年（1509年）刊行。羅清是明清時期民間宗教世界第一位繼往開來的宗教改革家，他創立的無為教是明清時期涌現的數以百計的民間教派之濫觴，他演述的「五部經」集宋元明初以來民間宗教思想之大成，對當時與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因此，無為教的出現和羅清「五部經」的問世，在中國民間宗教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從此，以無為教為型範的各種教派紛紛建立，羅清「五部經」也被後起的各種教派奉為共同經典而競相仿效，如西大乘教五部經、弘陽教五部經等<sup>24</sup>。另外一些教派創始人撰經寫卷，少者一部兩部，多者八部十部，也大都冠以「寶卷」名稱，如黃天道創始人李賓撰寫的《普明如來無為了義寶卷》等，于是這一名詞便成為民間宗教經典的專用稱謂。

自明中葉羅清「五部經」問世始，到清康熙年間，是民間宗教刊刻寶卷的鼎盛期，幾乎是「每立一會，必刻一

經』<sup>二〇</sup>。當時，刊刻的寶卷不僅數量大，而且印制精美，裝幀考究，較之佛教、道教經卷尤有過之。以羅清『五部經』為例，自明正德四年首次刊刻以後，直至清嘉慶元年（1796年），共刊印了十八次<sup>二一</sup>，再加上尚無法確認具體年代的翻刻本，共有二十餘種之多。除刊本寶卷外，還有大量手抄本寶卷在下層社會流傳，如明末龍天道的《家譜寶卷》、清初大乘天真圓頓教的《定劫寶卷》等等。

與這種專門敘述民間宗教教義思想的寶卷大量問世的同時，一些教派還撰寫、刊行了許多以佛教、道教故事和民間傳說為內容的寶卷，如《救苦救難靈感觀世音寶卷》、《靈應泰山娘娘寶卷》、《清源妙道顯聖真君二郎寶卷》、《先天原始土地寶卷》、《銷釋孟姜女忠烈節貞賢良寶卷》等等。

約從清雍正年間起，清政府加大了取締、鎮壓民間宗教的力度，於是寶卷便成為『邪說』、『妖書』的同義語，搜剿、銷毀寶卷也就成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吏的重要任務，這就遏制了寶卷的編寫和刊行，此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嘉慶年間。在此期間，民間宗教中的一些教派，雖然也編寫了一些寶卷，但主要是對明末清初寶卷的抄襲或改編，沒有太大的發展，這可從清檔記載和目前國內外現存寶卷中得到實證。

進入道光朝以後，民間宗教為了自身生存與發展的需要，除了繼續在各教派內奉讀寶卷之外，還發明了一種名叫『壇訓』的經卷，內容均為扶鸞通神降壇垂訓的乩語。壇訓比寶卷簡單，多是十言韻文，偶有五言、七言，字數

多者一二千，少者幾百。壇訓的編寫制作極為簡單，不論是印本，還是抄本，數量都很大，晚清以來，在民間宗教中廣為流傳。與此同時，一些教派還打着佛教、道教旗號，利用寶卷這種形式，編寫了大量佛教、道教勸懲故事，在民間廣為宣唱，如《劉香女寶卷》、《韓湘寶卷》、《何仙姑寶卷》等等。此後，又加進一些民間故事或戲曲故事，如《白蛇傳寶卷》、《龍圖寶卷》、《梁山伯寶卷》、《珍珠塔寶卷》等等，宗教色彩也隨之減弱，有些純屬民間俗文學作品。

寶卷自從成為民間宗教教義思想的載體以後，往往成為各個教派創始人『稱佛作祖』，掌握教內領導權或另立教派的根據，常常是秘不示人的。而寶卷的宣唱，則由民間宗教中的專職人員或一般信徒承擔，間或也有已經背離了正統佛教、道教而加入民間宗教的僧人、尼姑、道士擔任。自從增加各種故事之後，寶卷則漸漸流入坊肆樓館和居民之中，形成了一種名為『宣卷』的曲藝，宣卷人已經成為一種職業，他們編寫的寶卷，都是個人所用脚本，文字較粗俗，多系抄本，也有經過文人加工的印本。清末至民國時期，宣卷及作為宣卷脚本的寶卷，在江浙一帶頗為流行，繼之傳到華北、西北等地，在民間影響很大。

據初步統計，目前海內外公私收藏元末明初以來寶卷，約有1500餘種，版本5000餘種。其中，大部分是講述佛教、道教故事，民間傳說，戲曲故事的寶卷，且多為手抄本，專講民間宗教教義思想的寶卷祇占少數，約百餘種。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寶卷是唐宋以來『俗講』、『說經』長期演變的產物。最初仍是佛教向世人弘揚佛法的通俗表現形式，祇有到了明中葉，寶卷才成爲民間宗教經典的專用稱謂，并在以後的發展中，又逐步分化爲專講民間宗教教義思想的『前期寶卷』和宣揚佛教、道教故事，民間傳說與戲曲故事的『後期寶卷』。但是，不管是『前期寶卷』，還是『後期寶卷』，它們在表現形式上基本是一樣的。

寶卷一般由下列五種形式組成：

一、寶卷一般是上下兩卷，卷下分品，或分、選、際、參。大多數是上下兩卷二十四品，如《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上下兩卷二十四品；也有分得較多的，如《銷釋孟姜女忠烈節貞賢良寶卷》上下兩卷三十二品；也有分得較少的，如《無上圓明通正生蓮寶卷》上下兩卷十二品；個別的不分品，如《虎眼禪師遺留唱經卷》上下兩卷，不分品。卷下分分，且分得較多的，如《普明如來無爲了義寶卷》上下兩卷三十六分；也有不分卷的，如《巍巍不動泰山深根結果寶卷》一卷二十四品；亦有分卷，不分品的，如《龍圖寶卷》二卷；也有不分卷的，如《杏花寶卷》一卷，等等。

二、寶卷每卷開頭一般都有開經偈、梵（舉）香贊，結尾有收經偈。如《銷釋接續蓮宗寶卷》開經偈：『一心

頂叩拜佛天，普願乾坤萬民安；風調雨順興佛教，有道皇王萬萬年。』舉香贊：『寶鼎焚香，灌滿十方，周流普赴到靈山，奉請法中王。法界無邊，諸佛降道場。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收經偈：『蓮宗寶卷，一部真經，啓叩太虛空。齊來擁護，圓頓佛門，刻版迎送，祖教興隆。龍華三會，收緣願相逢。』相當于佛教、道教經卷中的偈贊，爲吟誦部分。也有的寶卷不設開經偈，直接陳述經文，後期寶卷主要采取這種形式。

三、白文，即說白部分，在每品韻文之前，或在變換形式之間。如《太陽開天立極億化諸佛歸一寶卷》：『說太陽者，乃純陽、真陽、當陽者也，故陽去而陰生。陽來者陰滅，陰陽交并，乃諸佛出入之門。混沌開分，如朝興夜寐。混沌者，二氣相合而不流。初判之時，內爲玄牝，外爲雙林，太陽生玄，從天地左肋震卦而升；太陰爲牝，自坤地右腹兌卦而降。一升一降，感化三才，乃萬物之祖氣也，後人強名說道。……』相當于一般說唱形式的說白部分。

四、十言韻文，即吟誦部分。句法爲三、三、四。如上引寶卷白文後即寫道：『想當初，混沌了，不分天地；陽共陰，成一性，名喚無生；虛無中，常自在，安然快樂；也不來，也不去，無我無人；這便是，真無爲，誰人知道；天地人，和萬物，一體皈根。……』一般寶卷都以這種形式爲主體，每品之中，別的形式都可以沒有，但不能沒有十言韻文。另外，還有七言韻文，四句或八句一組，位置不固定，但不多見。

五、詞調（曲牌），即歌唱部分，多數在每品之末，一般為兩闕或四闕，但也有個別的翻至十數闕。如上引寶卷十言韻文的白文後即寫『混源歌』。其他詞調有傍妝臺、耍孩兒、雁兒落、畫眉序、刮地風、山坡羊、黃鶯兒、駐馬聽、倒挂金燈、雁過南樓等等。

由此可見，寶卷承襲了『俗講』、『說經』的形式：開經偈、梵（舉）香贊、收經偈相當于『俗講』的押座文、開題、表白；白文、十言韻文借用了『俗講』的說解、吟詞，但改『俗講』的七言韻文為十言；詞調則是『說經』的變體。同時，它又雜糅了佛教、道教經卷和各種詞、曲、戲文等形式。

明末清初寶卷的刊行，改變了民間宗教的面貌。從此，民間宗教以寶卷形式宣傳自己的教義思想，受到下層民衆的熱烈歡迎，從而使民間宗教活動進入了空前繁盛的歷史時期。

在前期寶卷中，既可以看到民間宗教的最高崇拜無生老母，也可以看到民間宗教的理想境界真空家鄉；既可以看到青陽、紅陽、白陽三期，也可以看到燃燈、釋迦、彌勒三佛掌世；既可以看到『入教避劫』，也可以看到『轉世彌勒』，既可以看到各個教派的組織制度，也可以看到儀式、戒規、修持等，民間宗教的教義思想在寶卷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特別是一些寶卷還直接歌頌農民起義，如《家譜寶卷》把明末嚴重的天災人禍說成是『三期末劫』，水、火、風三災來臨，把起義將領指為上天星宿，把一般戰士指為『九二原子』，把『當今皇帝』指為妖魔、邪精

靈，把奪取政權說成是皇帝天數已盡、新的真主到來，把起義的前景說成是『雲城』將要降世。同時，還把教內的規戒當作軍事紀律，又以神的名義提出戰鬥口號，部署作戰計劃。總之，把宗教與起義巧妙地結合起來，使民間宗教成爲組織和策動農民起義的戰鬥旗幟。<sup>150</sup>

正因爲如此，明清時期的封建統治階級都將這類寶卷視爲洪水猛獸，必加痛剿而後快。明萬曆末年，朝廷下令燒毀羅清『五部經』，宣布它的罪狀時說：『俚俗不經，能誘無知良民，聽從煽惑，因而潛結爲非，敗俗傷化，莫此爲甚』<sup>160</sup>。清朝統治者對這類寶卷的搜剿、銷毀比明朝更爲嚴酷，自雍正年間始，朝廷就把搜剿這類寶卷作爲鎮壓民間宗教的重要手段，明令全國各地每次破獲『邪教』後，都要把搜剿的這類寶卷送給軍機處，或呈御覽後，加以焚毀，『以滌邪業』<sup>170</sup>。乃至道光年間直隸出現了一位名叫黃育榷的官僚，專門著書，以攻擊寶卷爲己任。他認爲『謀逆之原，由于聚衆；聚衆之原，由于邪經』<sup>180</sup>。他在巨鹿知縣和滄州知州任上，將搜剿當地民間和寺廟收藏的明末寶卷68種，『摘出各經各品妖言』，又將華北各地教派『提出無數妖言，其妄謬有更甚于邪經者』，『擇其主意所在之處，詳爲辯駁』<sup>190</sup>，寫成《破邪詳辯》一書，自費廣爲印發，企圖以此消弭民間宗教在下層民衆中的深遠影響。

但是，寶卷的流傳猶如野火春風，直至清王朝最後完結，也沒有被搜剿、焚毀殆一淨盡。<sup>200</sup>

與前期寶卷相比，後期寶卷的命運似乎要好得多。因爲這類寶卷主要是講述佛教、道教故事，民間傳說和歷史

故事，其中心思想是勸人改惡從善，借以維護封建倫理道德，間或穿插一些民間宗教術語，也很少叛逆精神。

在佛教、道教故事寶卷中，以講述佛菩薩本生和成仙了道故事為主，如佛教的《悉達太子寶卷》、《香山寶卷》、《達摩寶卷》等等，道教的《三元成道寶卷》、《八仙寶卷》等等；民間傳說寶卷主要講述民間傳奇故事，如《孟姜女寶卷》、《田螺精寶卷》等等；而歷史故事寶卷則直接取材歷史或戲曲故事，如《孫臏度妻寶卷》、《正德游龍寶卷》等等。

在這類寶卷中，鬼神信仰仍是其核心內容，其中玉皇大帝、王母娘娘這對天庭最高主宰，常常是被歌頌的主要神祇。他們高坐在靈霄寶殿，擁有衆多的天兵天將，又指揮着天界、地獄各路神鬼。其他經常出現的神祇，有觀世音、地藏王、竈王爺、土地爺、財神爺等等。他們統統受玉皇大帝統轄，代表玉皇大帝駕臨人間，懲惡揚善。凡是修行『向善』的賢人，都會受到他們庇護并得到封賞；凡是一心作惡的歹人，則要受到他們懲罰并飽嘗惡果。這類寶卷所表現出來的鬼神信仰，反映了民間信仰的多元性與龐雜性，其中既有佛教中的觀音、地藏，也有道教中的玉皇、王母，同時還摻和着各種各樣地域性的雜神，因而構成了一個色彩斑斕的鬼神世界，折射出這類寶卷作者企羨借助鬼神『法力』解決塵世困擾，追求道德與行爲完善，達到調適人際關係、社會和諧安定之目的，從而發揮了正統的佛教、道教所不可替代的社會教化功能。



除此之外，寶卷——無論是前期寶卷，還是後期寶卷——還具有一種民間娛樂功能。那些宣講寶卷的教派中人或瓦肆藝人是帶着虔誠的宗教情感宣講寶卷的，而衆多的信徒與聽衆也是懷着同樣的心情去聽寶卷宣講的。在固定的宣講地點——『佛堂』或家庭炕頭和瓦肆中，聽者被宣講者的民間宗教教義宣傳所激動、所吸引，也被宣講者的宗教故事、民間傳說和歷史故事宣唱所感動，從而產生共鳴，使宣講者與聽者融爲一體，在精神上獲得慰藉，在思想上得到淨化與升華，最終達到了娛神、自娛之目的。對於生活在封建社會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下層民衆來說，這恐怕是一種主要的民間娛樂活動了，同時也是明清以來寶卷之所以能在下層社會流傳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sup>210</sup>

### 三

寶卷作爲一門學問，始自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學者顧頡剛、鄭振鐸二位先生。1925年，顧頡剛先生開始在《歌謠周刊》上，分六次刊登了1915年嶺南永裕謙刊刻的《孟姜仙女寶卷》，並作了考證與研究。顧先生是對蘇州一帶宣講寶卷風氣進行學術介紹的最早學者。與此同時，鄭振鐸先生于1928年在《小說月報》第11卷號外上發表了《佛曲叙錄》，將其所藏清末民初寶卷38種（另有變文6種），各作一叙錄，並注明年代、版本、作者等，是介紹寶卷學術價值的最早著作。但顧、鄭二位先生是從民間俗文學的角度介紹寶卷學術價值的。此後，惲楚材、傅惜華、胡士瑩等先生繼續按照這條思路搜集公私收藏，先後發表了《寶卷續錄》（1946年）、《寶卷續志》（1947年）、《訪卷